

我们眼里的光被倒空

(组章)

■雁南飞

一只羊站在山梁上

草原的静,从牧草的摇动开始。一只蝴蝶高歌掠过,一只鸟振翅而飞。起伏的绿,藏着大海和风暴。我们不知不觉地处在摇晃的中心。山下小河,蜿蜒的光芒。羊群无从知晓。它们能主宰无忧的欢叫,却主宰不了追随。万物摇晃的节奏,我们同样身不由己。说放飞自己,我们为什么没了底气?羊群没有这类可笑的问题。翻过一道道沟,攀过一道道梁。我们一起,被它的荡气回肠拽到现场。白云白在头顶,阳光光芒万物。一只羊站在山梁上。我和妻子,坐在距离它不远的地方。我们打着伞,涂着防晒霜。生活中,我们的热爱,大多时候都这样,不愿见光。羊的梦里,只有大地捧起的水草。我们的梦里,还有水草之上的天空和星星。多少个春风铺路的夜晚,多少个洗净睡眠的夜晚,……星光里,我们流泪、疗愈。

这就是狼毒花

这就是狼毒花。手拈一朵花,你脸上一朵花,穿过很多花。草原的露水,你我爱情的见证者。鉴天地万物,我们还没有洗净的成见和尘心。它是那样矜持而又妩媚。待放时,欲语还休像你;舒展时,舞袖轻扬像你;绽放时,白里透红像你——外缘的白,天使般开,慢镜头缓缓向内;内在的紫,魔鬼般开,快镜头千娇百媚。它是那样多变。山腰回首处,一颦一笑,如你的吸引,如你的警告;团簇枝叶间,时现时隐,如你的馈赠,如你的掏空——十里香飘,进攻和掠夺,我一度沦陷;一路敬畏,欣赏和守护,我一度彷徨。俯身一簇簇狼毒花,事实让人惊讶:它有毒,周围却和谐共生,万物不死。惊心动魄的恐惧来自哪里?书本和经验就像它的蕊,裹着很多秘密。知道的是真相,不知道的就是谜。习惯了探究为什么,我和你之间就有了距离。答案,只是一张纸;未来,才是一幅画。狼毒花让我着迷,你让我中毒。你说,美是有毒的;我说,美是无害的。我们猝不及防,闯进一片云霞。

我看到的置换深不见底

白云和羊群置换,忧愁的我和乐观的牧羊人置换。我是牧羊人,牧羊人是我。这是对草原发生的事。没有置换的,是对天空的向往。我的心一片绿色。泥土与混凝土在置换,空房子与空房子置换。我是谁,谁是我。这是去往草原之前发生的事。没有置换的,是我对鸟的寻找。我的眼里一抹激动。冬不拉响起。一边是倾听者,一边是弹奏者。隐没于高山,消逝于流水。他们的影子在置换。等待知音。我为自己流泪。取与舍,爱与恨,高与低,大与小,多与少。这是草原月光下发生的事。从这一口井到那一口井,我看到的置换,都深不见底。

房东兄弟满屋子诗意

草原深处,他的房子春风铺路。花香和鸟鸣,在木架上;小河和冬不拉,在墙上;一碗月亮和一坛老酒,在桌上。一个个美丽的女孩,在他的嘴上。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绿油油的名字。他给她们写信。裁割好的桦树皮一层层,落满他的词语。抵抗时间,抵抗柔软。我的眼里星光灿烂。他说,这些萤火虫让他温暖活着。

桦树皮信纸,平整,干净,如他的脸。汉字的草木香气,在时间和空间的深处弥漫。他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羊群,从笔端、云端下来。他的父亲抱着一只羊,他的母亲抱着一朵云。一锅小米粥。房东兄弟满屋子的诗意,在炭火上热着。流离红尘,我找到一个比粥温柔的人。

在草原我这样回答你

露珠滚动在草叶上,太阳滚动在露珠上,你的眼滚动在太阳上。滚在滚滚红尘,你问我,快乐的事情是什么?看天下美景,尝天下美食,读天下好书,爱天下好人。一只鹰跌落悬崖,一片草陷入沼泽,一棵树枯在山腰。富于艰难世道,你问我,无悔的事情是什么?为斗米折腰,有一根骨头不响;为你的眉目笑语,没来由病了一场;奶奶偷塞三块豆饼给我充饥,路上我送给同样骨瘦如柴的人。把一轮月养在驼峰里,篝火烧不尽望尽天涯之心,在浅草丛中认领自己的声音。看清世界的荒谬,会心一笑。无诗之时,你问我,诗意从何而来?我看草原,诗撞上了我;草原有我,我撞上了诗。在书本里,你让我撞上了诗。

草原上下了一阵雨

山把闪电折断,雷声管不住逃犯。草芽挺出土层,野鸭愣在水里,那么多素面朝天。一棵树咬紧牙关,不吭一声。我的心里落满了树叶。庙宇下的卷檐,一两只雏鸟在叫。稀疏的草,遮不住它们稀疏的绒毛,它们挤在一起的样子真好。为方寸之地推搡,我的脸一阵发烧。它们还在叫,叫我飞入它们小小的鸟巢。它们黑亮的眼眸,眨着我的遗憾:我向往天空的翅膀,已褪掉了柔软的绒毛。草原上下了一阵雨。这个清晨,这片天地,鸟声里的这个自己,异常干净。

马蹄声远去

陶醉的马蹄声,蹄踏浪花而来。在草原,我看到惊心动魄的马术表演。歌声和奶茶必不可少,哈达和鲜花必不可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必不可少。如此解渴,如此幸福的一天!在蒙古大妈的秤盘上却少了斤两:她的头发,皱纹,思念,哀伤,是草原上被啃食的草,被踩入尘泥的草。草丛里,马蹄声远去。草原的尽头。她的丈夫,甩马鞭的手,抽打爬上高楼的白云;城市的高处,缺口很多,他把自己砌了上去。她的一双儿女,一对漂亮的小马驹,在书本里啃草,一直未归。马蹄声远去。草原上,月亮里有马的影子。我梦里的湖,有一滴她的泪。那个夜晚,我喝的汤,是她的菜熬制的。清澈的碎沫,香甜得刮骨头。和远去的马蹄声一样。

我们眼里的光被倒空

草原的草里,一个将军的雕塑。我们眼里的光被倒空。整理他的遗物和故事,一棵棵草忽然高大起来,将着我激荡的心情。我们互相凝视。我想起一句诗——“每一座建筑里都住着一个诗人。每一座建筑的外面,都站着无数读者。”这是建筑的一部分。但将军的雕塑里住着谁,我不知道。与其他读者不同,我用宁静表达尊敬。我是父亲遗留在世的骨头。父亲离世,整理遗物,我只拣出灰烬里的骨头。世间活着的万物,免不了有疲惫的时候。我们记性不好,需要一种提醒。

风记得所有往事

■胡庆敏

风记得所有它吹过的事物。故乡的风,我是熟悉的。它从北边的山脊奔来,掠过竹林,携着鱼塘的气息,投入那个略带惆怅和欢喜的孩子怀里。故乡的风也是熟悉我的。它轻抬手指,拨开每一条通往过去的路径;它轻挑眉眼,凝望每一扇虚掩着记忆的门窗。当它穿过二十年的晨昏,又一次栖在我的肩头时,递来的不是问候,而是岁月的惦念。童年的风是有颜色的。春天的风是淡青的,它从苏醒的鱼塘池面起身,把塘岸的柳梢晕成鹅黄,把竹叶染成水墨。夏夏的风是薄荷色的,它闯入吊脚楼,浸着凉意。奶奶用故事和蒲扇托着它,和萤火虫的光、蔬果的香搅在一起,甜了整个童年的梦。秋天的风是金黄的,它在稻田和打谷场上回旋,把稻香酿成丰收的美酒,醉了天边的晚霞,醉了乡亲们劳作的幸福笑颜。冬天的风是灰白的,它或裹着雪粒,或推着雨点轻敲窗户,把温暖护在心间,把童话筑在身外。风也是有声音的。它把母亲们的呼唤揉成温柔绵长的调子,把父亲们的告诫谱成沉着稳重的节拍,把祖辈们的锄头声写成岁月的长歌,把牲畜的鸣叫串成清晨的序曲。这些声音被风潜心收纳,藏入它无形的行囊,等到某个缘分的黄昏,再认出我,再一次召唤我。如今,风,归还了往事,变得单薄了。村里那棵高大的梧桐被砍掉了,再也招引不来它的凤凰;屋檐下的那盘石磨被移走了,永失与食物磨合的勇气;数座老房已经坍塌成野草的领地;村外的水井更是没了旧时痕迹。只有风还在原地徘徊,却再也传不出笑语与村庄的梦呓,再也卷不起稻壳与炊烟的热闹。它变得沉默,像个失去观众且忘词的老演员,只能在空荡的村庄重复着无知觉的表演。有时候,风突然急促起来,像在

找寻遗失的东西。它拍打着流年的窗,缓重有序的节奏,让我想起幼年时晚归的父亲,持着手电在屋外喊门,他的呼喊被风刮起来,像树叶一样一片接一片飘远。就如现在的故乡,已没有年轻的父亲,也没有应声而开的门,只有风虚无的影子在光阴的路上来回踱步,把枯叶卷入时空的间隙,幻化成一个个无人应答的问号。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被风吹散的种子。当年乘着梦想的风离开时,总觉得会有另一阵风把我们送回来。可等我们真的回来,才发现故乡那些熟悉的坐标——村口的高台、小溪边的洗衣石、竹林边的草垛都已改了模样,就连风也变了原来的秉性。我去了许多地方,见识了各种各样的风。城市的风,是慌张而断续的,被楼宇切割,它迷失在玻璃幕墙的反射里,发出困兽般的呜咽。海边的风,是浩瀚而单调的,它只会重复着永恒的潮汐,却讲不出乡野间那些细腻、关于一株草一滴露的趣闻。我仍想念我熟悉的风。当我闭上眼睛,还能听见那些被珍藏的声响:竹筛簸谷的沙声,磨刀石上的霍霍声,杨柳柔柔的絮语声,燕子檐下的呢喃声,玩伴追逐的嬉笑声,还有母亲在灶间哼唱的歌谣。原来,风是一位智者,它把最珍贵的东西都存进了时间的保险箱。当我乘着时代的强风出走,风却把魂灵留在了最初出发的路口。夜渐浓,风在我身边轻轻地盘旋,像在做最后的告别。我蓦然明白:风讲述的往事,不是为了让我回到过去,而是为了证明我在故乡哭过、笑过、痛过、爱过、活过、存在过。当最后一缕风拂过发梢,我听见它的低语:“我为你保存了一个故乡,就在你每一次的呼吸之间。”风停了,天地寂静。但那些被风唤醒的记忆已种进心底,在往后每一个起风的日子,都会萌出新绿。

行囊里的微风

■谭梓健

不知从何时起,我成了一个对旅行提不起太大兴致的人。这些年,眼见着“特种兵式旅行”风靡网络,朋友们热烈的邀约也纷至沓来,我却总是婉拒。倒不是畏惧奔波——年轻的身体最不缺的就是力气。我只是隐隐感到一种困惑:当我们在一个个陌生城市里辗转、拍照、打卡,像收集邮票一样收集着地标时,究竟是因为内心深处对远方的渴望,还是仅仅为了填充朋友圈那九宫格?几年前,我刚到广州读书,第一件事便是拉着刚认识的同学去看广州塔。我们挤在人群中,仰头望着这座曾听过和在网上看过无数次的建筑,机械地按下快门,留下几张照片。后来不同的朋友来访,我总不厌其烦地重复这条路线——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证明他们来过广州这个地方。上个月,我到上海见老友。刚落地就兴冲冲地说要去看东方明珠。他挠头苦笑:“看在你的面子上才陪你去,那地方我都去腻了。”我顿时窘迫,连声道歉。他愣怔片刻,随即大笑:“你误会了!我是说,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地标,没啥区别嘛!都是一些灯罢了。真想感受上海,我带你走别处。”我们拐进一条梧桐掩映的小巷,在转角处一家老店里坐下。碗里的小馄饨皮薄如蝉翼,透着粉嫩的肉馅;小笼包夹起时,汤汁在薄皮下轻轻晃动。窗外是骑着自行车回家的居民,车篮里装着刚买的青菜。“这些店,”朋友轻声说,“游客很少来。他们的时间都花在打卡上了。但我倒不希望这儿被列到打卡清单里,不然我都不知道

该吃啥了。”回广州的高铁上,我望着窗外那些飞速倒退的、整齐划一的田野,心里却莫名想起了小时候在村里常见的一个叔叔。他与这片窗景里的秩序格格不入:他没有属于自己的田,也不在乎。每日只是扛着锄头在乡野间转悠,看见哪丛野草歪了就顺手扶正,遇见哪个土包碍事了就随手铲平。那时的我觉得他古怪,此刻却品出了一丝羡慕。这天地间最奢侈的,正是他那份毫无目的的从容。前几天,一位洛杉矶的朋友来广州,我带他穿过老街下的阴影。我们尝钵仔糕的软糯,听老板娘用本地话语同我们闲聊家常。他激动地说,这些瞬间比他在网上看到的广州塔更让他记住广州这座城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真正的旅行,并非简单地从一处自己过腻的地方,逃往另一处别人过腻的地方。它不是收集地图上的坐标,而是让某个陌生的角落慢慢浸润你,像雨水渗入泥土。如今,我还是不爱远行。但若出门,行囊里总会留些空当——不为带回纪念品,只为装进偶然吹进心底的微风。就像村里那个叔叔一样,他不在乎自己是否拥有田野,他只知道每株野草,各有其美,都值得弯下腰来扶正。我们行走四方,最终寻找的不过是这样一个瞬间,它让远方不再是地理概念,而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当我不再执着于必须看见什么景色、拍到什么照片,整个世界,便温柔地向我涌来。

◎诗歌

旧物记(组诗)

■武陵米兰

竹篮

院角竹篮,编条松了三两根春盛荠菜的新泥,秋承柿子的薄霜篮底那道豁口,半片枫叶蜷着某个凝露的夜晚如今我用它晾晒陈皮竹隙漏下的碑文,聚成新生的掌纹风提着裙摆绕行,怕碰散这正在定形的圆

晒干的桂花,与老树低语那些你未曾俯身的气息都被它一拾起,替我们存着直到下一个天晴

瓷碟

花泥里压着白瓷碟釉色褪了边,盘底花纹有点模糊我喜欢用它盛菜

剑兰枯了又开,新芽学着你的手势捧住那片,多年磨出来的光指尖碰,碗沿叩,年年岁岁探

夏至雨落,水流过缺口上一次用它,也是同个雨天你把鸡汁盛到碗里“多喝点,补身子”我用清水洗净,把它嵌进花盆

缺口接住的雨,是落下的絮叨一滴淤泥,一声藏苗不知哪年何月,我也如你一样

补衣

藏青衫带旗袍领,扣线松了递去时半段青线穿针脚老板娘指间转着线轴,吱呀响奶奶当年的话,没说完就散在风里我蹲下来,捡那根掉落的针轻轻将直跑偏的线头风过时,去年的银杏叶飘过来替我拢住没说完的线“别慌,针会自己冒出来”

秋日遐思

■龚金球

秋水渐瘦老屋门前的小河静静流淌河岸草木稍有枯黄依稀可见,石螺稳稳地抱着石头不想离开爹娘水泥桥旁,往常洗衣挑水的地方热闹早已随水流走村妇用衣服和时光磨得光滑如镜的石板孤零零地躺在那里,听流水潺潺的声响

山上,微干的稔子挂满树枝,记忆着难忘的童年韶光茂盛繁密的草木挤满了昔时砍柴放牛的山路山腰几个土堆日夜守望望着那片稻田土堆旁,芒草白发苍苍弯着腰不停地挥手遥望着,一个个背着行囊的身影步履沉重地翻过山岗

